

• 遊文愷子豐 •

所離開正街有三四里路，四周毫無供給，吃飯勢必包在招待所裏。價錢很便宜，飯菜也很豐富。只是聽憑配給，不能點菜，而且吃飯時間限定。原來這不是菜館，是一個膳堂，彷彿學校的飯廳。我有四十年不過飯廳生活了，頗有返老還童之感。跑三四里路，正街上有一所菜館。然而這菜館也限定時間，而且供應量有限，若非趁早買票。難免枵腹遊山。我們在輪船裏的時候，吃飯分五六班，每班限定二十分鐘，必須預先買票。膳廳裏寫明請勿喝酒。有一個乘客說：「吃飯是一件任務。」我想：輪船裏地方小，人多，倒也難怪；山上遊覽之區，飲食一定便當。豈知山上的菜館不見得比輪船裏好些。我很希望下半年這種辦法加以改善。為什麼呢，這到底是遊覽之區！並不是學校或學習班！人們難得遊山玩水，遊興好的時候難免把吃飯延遲些，跑得肚飢的時候難免想吃些點心。名勝之區的飲食供應倘能滿足遊客的願望，使大家能够暢遊，豈不是美上加美呢？然而廬山給我的總是好感，在飲食方面也有好感：青島啤酒開瓶的時候，白沫四散噴射，飛濺到幾尺之外。我想，我在上海一向喝光明啤酒，原來青島啤酒氣足得多。回家趕快去買青島啤酒，豈知開出來同光明啤酒一樣，並無白沫飛濺。啊，原來是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氣壓的關係！廬山上的啤酒真好！

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

在四十幾年前，我做中小學生的時候，圖畫，音樂兩科在學校裏最被忽視。那時學校裏最看重的是所謂英，國，算，即英文，國文，算術，而最看輕的是圖畫，音樂。因為在不久前的科舉時代的私塾裏，圖畫兒和唱曲子被先生知道了要打手心的。因此，圖畫，音樂兩科，在課程表裏被認為一種點綴，好比中藥方裏的甘草，紅棗；而圖畫，音樂教師在教職員中也地位最低，好比從前京戲裏的跑龍套的。因此學生上英，國，算時很用心，而上圖畫，音樂課時很隨便，把它當作遊戲。

然而說也奇怪，在我所進的杭州師範裏（即現在貢院前的杭州第一中學的校址），有一時情形幾乎相反：圖畫，音樂兩科最被看重，校內有特殊設備（開天窗，有畫架）的圖畫教室，和獨立專用的音樂教室（在校園內），置備大小五六十架風琴和兩架鋼琴。課程表裏的圖畫，音樂鐘

• 精神育教的生先同叔李 •

勤儉持家

圖

新阿大
舊阿三
補阿三

一九五八年

歲首

子瞻畫

豐子瞻



點雖然照當時規定，並不增多。然而課外圖畫，音樂學習的時間比任何功課都勤：下午四時以後，滿校都是琴聲，圖畫教室裏不斷的有人在那裏練習石膏模型木炭畫，光景宛如一藝術專科學校。

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就因為我們學校裏的圖畫音樂教師是學生所最崇敬的李叔同先生。李叔同先生何以有這樣的法力呢？是不是因為他多才多藝，能演話劇，能作油畫，能彈貝多芬，能作六朝文，能吟詩，能填詞，能寫篆書魏碑，能刻金石呢？非也。他之所以能受學生的崇敬，而能使當時被看輕的圖畫音樂科被重視，完全是爲了他的教育精神的關係：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是認真的，嚴肅的，獻身的。

夏丏尊先生曾經指出李叔同先生做人的一個特點，他說：「做一樣，像一樣。」李先生的確做一樣像一樣：少年時做公子，像個翩翩公子。中年時做名士，像個風流名士；做話劇，像個演員；學油畫，像個美術家；學鋼琴，像個音樂家；辦報刊，像個編者；當教員，像個老師；做和尚，像個高僧。李先生何以能够做一樣像一樣呢？就是因為他做一切事都「認真地，嚴肅地，獻身地」做的緣故。

李先生一做教師，就把洋裝脫下，換了一身布衣：灰色布長衫，黑布馬褂，金邊眼鏡換了鋼絲邊眼鏡。對學生態度常是和藹可親，從來不罵人。學生犯了過失，他當時不說，過後特地叫這

學生到房間裏，和顏悅色，低聲下氣的開導他，態度的謙虛與鄭重，使學生非感動不可。記得有一個最頑皮的同學說：「我情願被夏木瓜罵一頓，李先生的開導真是吃不消，我真想哭出來。」原來夏丐尊先生也是學生所崇敬的教師，但他對學生的態度和李先生不同，心直口快，學生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管，同母親一般愛護學生，學生也像母親一般愛他，深知道他的罵是愛。因為他的頭像木瓜，給他取個綽號叫做夏木瓜，其實不是綽號，是愛稱。李先生和夏先生好像我們的父親和母親。

李先生上一小時課，預備的時間恐怕要半天，他因為要最經濟地使用這五十分鐘，所以凡本課中所必須在黑板上寫出的東西，都預先寫好。黑板是特製的雙重黑板，用完一塊，把它推開，再用第二塊。上課鈴沒有響，李先生早已端坐講壇上「恭候」學生，因此學生上圖畫，音樂課決不敢遲到。往往上課鈴未響，先生學生都已到齊，鈴聲一響，李先生站起來一鞠躬，就開始上課。他上課時常常看表，精密的依照他所預定的教案進行，一分一秒鐘也不浪費。足見他備課是很費心力和時間的。

吃早飯以前的半小時，吃午飯至上課之間的三刻鐘，以及下午四時以後直至黃昏就睡——這些都是圖畫音樂的課外練習時間。這兩課在性質上都需要個別教學，所以學生在課外按照排定的時間輪流地去受教，但是李先生是「觀音齋羅漢」，有時竟一天忙到夜。我們學生吃中飯和夜

飯，至多只費十五分鐘，因為正午十二點一刻至一點，下午六點一刻至七點，都是課外練習時間。李先生的中飯和夜飯必須提早，因為他還須對病發藥地預備個別教授。李先生拿全部的精力和時間來當教師，李先生的教育精神真正是獻身的！這樣，學生安得不崇敬他，圖畫，音樂安得不被重視？

李先生的獻身的教育精神，還不止上述，夏丐尊先生曾經有了一段使人吃驚的記述，現在特別就引證來結束我的話：「我擔任舍監職務，兼修身課，時時感覺對學生感化力不足。他（指李先生——豐注）教的是圖畫，音樂兩科。這兩種科目，在他未到以前，是學生所忽視的。自他任教以後，就忽然被重視起來，幾乎把全校學生的注意力都牽引過去了。課餘但聞琴聲歌聲，假日常見學生出外寫生，這原因一半當然是他對這二科實力充足，一半也由於他的感化力大。只要提起他的名字，全校師生以及工役沒有人不起敬的。他的力量，全由誠敬中發出，我只好佩服他，不能學他。舉一個實例來說，有一次宿舍裏學生失了財物，大家猜測是某一個學生偷的，檢查起來，卻沒有得到證據。我身為舍監，深覺慚愧苦悶，向他求教；他所指示我的方法，說也怕人，教我自殺！他說：『你肯自殺嗎？你若出一張布告，說作賊者速來自首，如三日內無自首者，足見舍監誠信未孚，誓一死以殉教育，果能這樣，一定可以感動人，一定會有人來自首。——這話須說得誠實，三日後如沒有人自首，真非自殺不可。否則便無效力。』這話在一般人看是過分之

辭，他說來的時候，卻是真心的流露；並無虛偽之意。我自慚不能照行，向他笑謝，他當然也不責備我。……」（見夏丏尊所寫「弘一法師之出家」一文）

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寫於杭州

文藝的不朽性

人是必朽的，故英語稱人曰 Mortality（終有一死的）。但人的精神可以不朽。「精神不朽」，不是阿Q的「精神勝利」可比。阿Q的精神勝利是空虛的。我們的精神不朽是實在的。何謂實在？左傳中說：「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，雖久不廢。此謂之三不朽。」文藝當然是立言，其言「雖久不廢」便是不朽的文藝。這雖久不廢便是實在。我們要求文藝不朽，便須在這四個字做功夫。

要求文藝的雖久不朽，至少，作者須得具有「眾人心」。文藝作家具備了這種心的修養，他的作品便多少含有不朽性，即使要朽，也朽得遲一點。

何謂具有「眾人心」？就是說一個人不只有自己的一顆心，而兼有萬眾之心，就是不僅知道自己的心，又是體諒同類的心。文藝創作的心理中有一種很神秘的矛盾：作家注重獨特的個性，